

对外摆位的认识,受家庭影响较大,也对应着一个孩子的成长。小时候,起床后跟大人去吃早点,弄堂口就有两三家饮食店,鼓风机嗡嗡作响,油锅上的青烟飘过来飘过去,菜饭包油条可以边走边吃,要是再来一碗咸豆浆,或者单吃阳春面,就必须坐停当。店里只放得出两张八仙桌,三两顾客端着烫手的面碗找座位,眉头紧皱,一脸无辜。对了,门口有外摆位,桌子凳子七拼八凑,新鲜的阳光像金箔一样洒在路面上。外摆位上的大叔架端正,两眼放光,看到买好小菜的邻居,那一声招呼刮辣干脆。我极不乐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,一是害怕见到女同学,二是觉得外摆位不正经。双手捧着面碗在店堂里杵着,等到坐下来,只好吃烂糊面了。

老爸笑我就像古代的宋襄公。还说没有户外的这张桌子,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里的戏就没法演。

直到我工作后仍将外摆位视为仙人掌,坐不下去。有一次去城隍庙铁画轩买紫砂壶,在庙前广场歇个脚,当时这块空地还被南市区饮食公司占用,原本安顿黑无常、白无常的两厢,开了几家饮食店。我在逼仄的店堂里吃菜肉馄饨,面前有拼桌的阿姨边吃边敲碗沿教训孩子,背后有人插蜡烛,那种感觉比嗟来之食如何?广场上有外摆位,一位西装革履、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那里吃鸡鸭血汤,细细品味,咂咂有声。服务员告诉我:这个老华侨渡海四十年后第一次回来探亲,每天都要来,今朝糖粥,明朝双档,即使店堂里有空位子,他也要坐在外面。

外摆位被一张有破洞的帆布罩着,下起雨来,肯定就成水帘洞了。老僧入定的姿态,对应着他对孩子记忆的洗片。

不久,为改善城区面貌和交通状况,饮食摊店历史遗留的违法建筑和外摆位得到雷厉风行的清理,经营环境得到优化。然而像跷跷板,回城知青、下岗工人在再就业时又选择了准入门槛较低的餐饮业,电烤鸡、葱油饼、柴火馄饨之类的流动摊点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,外摆是他们的无奈选择。当然,昼伏夜出的游击生意势必影响周边居民的休息,对市政管理也造成了压力,清理或规范外摆位便成了特定历史阶段的民生课题。

后来我也有条件出国旅游啦,那里的大城小镇,咖啡馆、杂货店、快餐店、西餐店……都在利用有限的空间搏出路。喷泉旁、凉棚下、拱廊外、树荫里、花丛中,足可安顿一颗颗漂泊的心。男女老少,金发银须,一杯咖啡或红酒,一碟蛋糕或一块牛排,切切嘈嘈,优哉游哉。至于卖鲜花、卖冰淇淋、卖杂志、卖旅游纪念品等小生意者,童话般的亭子装上轮子,绿茵红顶,鸽子围着它咕咕直叫,打卡很能出片。

有一次行走墨尔本,一座百年大教堂前,数十名老人坐在外摆位上,每人膝盖上压着一块毛毯,双手拢着咖啡杯,听一个流浪歌手弹唱民谣。歌声甫落,钟声响起,当我回过神来,同伴们已不知去向。

如今出国旅游,前置三个目标:跳蚤市场、菜市场、有外摆位的咖啡馆。跳蚤市场不常开,菜市场也会休息,在外摆位喝一杯咖啡比较好办。到了饭点,无论牛排、海鲜饭,还是香肠配啤酒,外摆位的味道似乎更好。

上个月去澳大利亚,儿子媳妇特地带我们去体验悉尼鱼市场,室内一半鱼档一半餐位,端着餐盘找位子的中国游客很多。门口的外摆位看得到大海,风轻云淡,空气清新,就怕不速之客偷菜。白羽红嘴的海鸥在每顶帐篷上驻蹕一只,拨泼洒洒的绿,漫过堤岸,莲实便成了夏日递来的最后一张请柬。

青绿莲房,悄悄鼓胀起身子,把夏日阳光雨露,酿成沉甸甸的果实。有的刚谢了花,带着点嫩黄,莲子壳软得能掐出水;有的饱经日晒,变得深绿,鼓胀胀的,仿佛下一秒就要蹦出来,引得蜻蜓在一旁徘徊。铺到天边的绿,近似晨露洗过的锦缎;远的晕成一片青黛,和着蓝天等烟雨。风过,千万片叶子齐齐摇晃,翻出泛白叶背,莲实恰似潮水漫过沙滩的纹路。

光影里的绿,最妙。阳光穿过荷叶缝隙,明处的绿亮得发脆,暗处的绿晕成一团青,浓淡交错,似水墨画里晕开的笔触。水珠挂在蓬尖,映得周围的绿更鲜灵,仿佛轻轻一碰,绿就会顺着水珠盈满地,把整个夏天染成一汪清凉。

傍晚的街角,竹筐里带着水汽和泥土腥甜的果实。剥开那层带着绒毛的壳,雪白的莲子裹着浅绿外衣,咬下去脆生生的,清甜漫开,那点若有似无的涩,倒像是夏日未尽的余温。它不声不响地来,把夏日的热烈、绚烂收进莲房,用一口清甜,为整个季节画上温柔句点。

荷叶开始泛黄,最后一批莲实被摘下,荷塘渐渐安静。舌尖留着莲子的甜,空留的莲房仿佛在说:这个夏天,圆满得刚刚好。

莲实,带着植物成熟的内敛,藏着饱满的生机,不张扬,却自有风骨。它只把绿意一点点酿进时光,从浅到深,从嫩到沉,最后结出满蓬的甜,把夏日雅韵,藏得妥帖悠长。

被精心码好的时光胶囊,把夏的故事,讲得又甜又长。

眼观六路耳听八方,又专爱欺侮美女。更难防的是垃圾鸟,当地人称之为ibis,体形比海鸥大一倍不止,土耳其弯刀似的喙又硬又长,是垃圾堆里的淘宝利器。这厮停在铁栏杆上,好像失恋中的男人,暗中用余光窥视,食客稍有懈怠,翅膀一抖就叼走你的食物。令我想不到的是,昆士兰州民众没有群起而逐之,不敲脸盆不张网,反而将它视为城市景观的亮点。甚至,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吉祥物的候选者,名单里也有它!也因此,坐在外摆位上大啖龙虾生蚝的美女们“怕它不来,又怕它乱来”。

在墨尔本,我们还一大早赶去号称“墨尔本第一”的“七颗种子”咖啡馆。当然要排队,店堂里早已人满为患,天花板悬挂的数十把旧椅子见证着小店的辉煌。我在外摆位坐定,喝了一杯澳白。论味道,认为上海朵云书院戏剧店里的咖啡可与之拼,欠缺只有在阳台而无外摆。

淮海中路星巴克店门口屋檐下有两张小圆桌,虽然进深才一米左右,边界感却特别强,我每次路过都看到被老外所霸占。唯有一次暴雨过后,一个箭步就在湿漉漉的椅子上坐定了。仿佛鲁宾逊身陷孤岛,但我面对的却是繁花似锦,百舸争流!

这几年,作为都市风尚的消费场景,上海的外摆位也有所增加。特别是在色彩缤纷的时尚街区,外摆位上斜斜一靠,拍段小视频,左美女右帅哥,感觉不要太好。外摆位是消费空间的延伸,是半开放、全透明的相框,是积极情绪的溢出,灵魂的栖地。天高云淡,树影婆娑,一个人发呆,两个人恋爱,三个人就可以从苏格兰聊到乌克兰。你在看风景,也成了别人眼里的风景。松弛感,是外摆位的终极价值。

最后容我改一句唐诗:三分明月浦江夜,二分无赖是外摆。这里的“无赖”不是不讲道理的要赖,而是风情的聚合与弥散。希望外摆位守住边界,收放有度,不要越位。也建议管理部门再宽松点,让大家再无赖些。

夏末蝉声渐远,姐姐和小妹陪着父母重游故地。妹妹发来一张照片,是她俩陪着父母在黄陂中学老校门口的合影。巧的是,照片里的四个人,除了小妹,其余三人都曾在这所创办于1958年的中学讲台留下足迹。上世纪50年代末,父亲师范毕业,辗转多校任教,上世纪70年代中期进入黄陂中学教语文;母亲则于上世纪70年代末调入该校,任数学教师;而自幼生活在外婆家的姐姐,上世纪80年代初回到父母身边,因此,因父母异地执教而分散三地的五口人,终在黄陂中学的屋檐下聚成完整的家。姐姐大学毕业后,分配到黄陂中学担任英语教师,短暂行了一年后便回了城。四十多年的光阴,原来有这样沉甸甸的分量。刹那间,老樟树的焦香、木楼板的光影、井绳上湿漉漉的水汽……像蛰伏已久的虫蚁,窸窸窣窣,从记忆深处爬了出来。

校门口上百年的老樟树,枝干如山峦虬结的筋脉,撑起一片浓荫。谁能想到,四十多年前,一场熏狐的野火烧过。两棵老樟树,只剩下一棵,依旧伫立在今天的校门口,被砖石围栏保护着。走过大樟树,木质的门楼静静立着,楼上只有四间小小的房间,挤着我们一家和两位年轻老师。薄薄的木板墙,挡不住邻居的轻声细语,盛满了我和妹妹在楼梯上咚咚跑跳的声响。楼下左右两间,是学生们的教室和图书室。记忆里最鲜亮的,倒不是翻书声,而是上山采茶籽的日子。竹篓压在肩上,青涩的茶果像少年懵懂的心事,藏在枝叶间。篓子渐渐满了,秋阳也悄悄从指缝溜走,只在摊开的手心,留下温温的暖意,仿佛握住了片刻流金。

穿过门楼下的过堂,一片沙土的操场豁然展开。天蒙蒙亮,哨声清脆地划破晨雾,师生肃立如林。布鞋踏在沉睡的土地上,脚步整齐,像沉闷的鼓点敲打大地,竟能感到脚下泥土微微的震动——原来千百人齐整的脚步声,真能让大地在脚底深处,轻轻醒来。

操场左边,立着两层的工字楼。楼下是学生们书声琅琅的课堂,楼上则安放着沉默的实验仪器和办公桌椅。从门楼搬出来后,我们家曾在二楼会议室旁的一间办公室里短暂住过。操场右边是一排幽深的老屋,精致的雕花木窗锁着百年的寂静,只有梁间的新燕,年年不倦,衔来春泥修补旧巢。老屋旁一排低矮的平房小屋,也是老师们清简的住处。屋前有口老井,井口的石沿被岁月和井绳磨出了光滑的凹槽,长着暗绿的苔藓,透着水汽的清涼。每天清晨,老师们提着水桶,绳子颤悠悠地探入井底深处,清冷的水声在幽暗中回响,提上来的,是一桶桶晃动着晨光的水。这清冽的井水,无声地滋润着整个校园干渴的喉咙,让岁月深处的甘泉,汩汩流淌。

操场尽头还有一排朴素的平房,原是教室,后改成教师宿舍,我们家从二楼会议室旁搬到这里,和要好的小伙伴成了邻居。一个小院,一间厨房,木板门开合间,飘散着米饭蒸腾的香气、青菜的清新,偶尔还有一点荤腥的诱惑。这些气味无声地交织、缠绕,氤氲成上世纪八十年代特有的、一种踏实而温暖的丰足滋味。

平房再过去,篮球场静静躺着,回字形的食堂也兼作全校的礼堂。那时住校的农村孩子们,肩上担着沉甸甸的口粮。记得有一次,一名同学的米袋破了,慌乱中捡起的米混进了泥沙,最终沉淀在大家的饭碗里。饭中的砂粒猝然硌醒了满口的牙,细碎的折磨在齿间辗转。我们小心地咀嚼、

暑假时,他成了众人眼中“好老公”的范本。无论白昼在单位如何挥斥方遒,夜里回家第一件事,是俯身兑好温热的水,端至妻子脚边。妻子若外出应酬,他一定亲自开车接送。有时在楼下等候,明知楼上是熟识朋友的谈笑风生,他却只安然坐在车里,仿佛一尊沉默的雕像,窗外霓虹映亮着他沉稳的身影。那少年时在弄堂里追逐的活泼身影,已悄然沉入岁月深湖。

他也敬重师长。每年春节,他会郑重地携妻子去老师家拜年,年复一年,直至双鬓染霜,仍执礼甚恭。这份情义,尤其体现在当年曾试图拆散他们这对“早恋鸳鸯”的桑老师身上。毕业后,屈同学一直与桑老师保持着真挚的联系。一次,他得知桑老师想约上另外一位老师,去城郊养老院探望她的闺蜜同事——陈老师。屈同学二话不说,立刻主动请缨担当司机,开车一一接送两位老师往返,一路保驾护航。更令人动容的是,他细心地为桑老师、陈老师以及同行的另一位老师都准备了一份贴心的礼物。桑老师每每提起,总含笑说:“最重情重义的学生,还是他啊。”

而屈同学的人生剧本,却在他临退休前半年骤然转折。临近春节,一场无名高烧汹涌而至,旋即转为致命白肺。最终,只能靠一叶他人肺腑维系生命,他被推进ICU重症监护室整整两个月。妻子在病房外守候,寸步未离,只为那扇重生之门开启后,第一眼能见到他。出院后,为了方便频繁回院治疗,他们只得迁居至医院附近逼仄的借住之所。病愈五年的时光缓慢流过,氧气机低沉嗡鸣成了他生命的背景音。透明的鼻氧管蜿蜒在脸上,如同他生命之河上辟出的新航道。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挣扎的滞重,可他每日清晨醒来,总要努力坐起,目光投向妻子鬓角新添的霜痕。

如今,妻子日日为他倒水泡脚,他缓缓抬手,轻轻覆住她的手背。那手指微凉,却仍蕴藉着暖意。

窗外,春去秋来。他深吸一口湿润氧气,生命在胸腔里顽强地奔突,每一次起伏都像在述说:活着,就是最深沉的爱。原来人最不屈的意志,并非为了征服世界,只为能继续凝望所爱之人的眼睛——那里面,自有生命全部的重量和回甘。

屈同学少年时便灵秀超群,课堂之上,他目光常随班里那名梳着麻花辫的女同学流转,如同追随一道微光。他会在放学路上刻意绕行,只为在石库门弄堂口“偶遇”她,递上一颗焙得微温的糖,糖纸在夕阳下闪烁着羞涩的亮光。这份懵懂却炽热的情愫,自然逃不过班主任桑老师的眼睛。她忧心忡忡,曾多次找屈同学谈话,苦口婆心劝他终止这在她看来“无休止的追逐”。她严厉地给他扣上了“早恋”的帽子,斩钉截铁地预言这段青涩的感情终将无果。那时,屈同学总是俯首听着,明面上,乖巧地答应着老师的规劝,可转过身,那份执着便悄然转入了地下,如同倔强的藤蔓在石缝间执着地向上攀缘。多年后,他果然如愿牵起了同窗的手,结为连理。

爱的呼吸

杜小蓉

而屈同学的人生剧本,却在他临退休前半年骤然转折。临近春节,一场无名高烧汹涌而至,旋即转为致命白肺。最终,只能靠一叶他人肺腑维系生命,他被推进ICU重症监护室整整两个月。妻子在病房外守候,寸步未离,只为那扇重生之门开启后,第一眼能见到他。出院后,为了方便频繁回院治疗,他们只得迁居至医院附近逼仄的借住之所。病愈五年的时光缓慢流过,氧气机低沉嗡鸣成了他生命的背景音。透明的鼻氧管蜿蜒在脸上,如同他生命之河上辟出的新航道。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挣扎的滞重,可他每日清晨醒来,总要努力坐起,目光投向妻子鬓角新添的霜痕。

如今,妻子日日为他倒水泡脚,他缓缓抬手,轻轻覆住她的手背。那手指微凉,却仍蕴藉着暖意。

窗外,春去秋来。他深吸一口湿润氧气,生命在胸腔里顽强地奔突,每一次起伏都像在述说:活着,就是最深沉的爱。原来人最不屈的意志,并非为了征服世界,只为能继续凝望所爱之人的眼睛——那里面,自有生命全部的重量和回甘。

吞咽,就在这懵懂里,尝到了生活那无法回避的粗粝。

后来,校园渐渐变了模样,我们也随着父母工作的变动,告别了这片少年栖息的土地。

如今回头望去,那木楼里幽深的光影,教室里起伏的书声,操场上跃动的身影,厨房烟卤飘散的炊烟……多少朴素的喧闹与寂静,被光阴慢慢收拢、细细焙烤,终于成了岁月这件黑陶上温润内敛的釉色,旧了,却恒久地泛着微光。尤其那井口石沿上绳索磨出的深痕,像是时光打水时留下的指纹,无声诉说着清贫岁月里的澄澈与坚韧。

记忆里的黄陂中学依

子戏。忽见第一排有名先生竟入戏,起身模仿台上演员身段,上台台下互动频繁,然而,老马是带着永远的遗憾安静看戏的——经联系,因大楼整修,旧报纸已卖。

天柱山,我们去过多次,散场后,与朋友作别,打道回府。上车后我才发现,开场前十分钟,老魏发来一条微信:“晚上不要走,我请老马夜宵,就在戏馆边上住,加班等你们。”老马坏笑着说:“老魏这是想安抚我受伤的,不去吃了,让他永葆愧疚!”又叹息道:“人家明天还要上班干革命,不像我退休了,可作‘游天圣’。”哼着黄梅小调,一个筋斗云,我们又回到了江南。



硕果 (中国画) 王文明

七夕会

合肥的朋友陪他苏州的朋友来九华山,我是九华山下人,自然要尽地主之谊。游过江南九华山,他们还想去江北天柱山,先在安庆市里住一宿,上再芬黄梅公馆看场戏,次日一早登天柱。饭桌上,朋友邀我和先生同去,我望了先生一眼,笑而不语。他那点小心事,一目了然——八成想去,又觉得一个人开车寂寞,求我陪同。先生已退休两年,人如其姓“马”,琴棋书画,天马行空,近似杂家,总归两个字:好玩。

作别后,朋友途中又打来电

吧!”老马趁机向我补充了一个去安庆的理由:“顺便把报纸拿回来,老魏早就说送来,总不来。”老魏与老马是那种开玩笑互不生气的朋友。老马去年曾在报纸写过专栏,一心想把刊有他文章的旧报纸收集齐整。倘若我再不答应,他肯定会找别扭,就像小孩子的起床气。其实我心里亦是颇想去的,早就听人夸再芬黄梅公馆如何如何。

忙完手头的书,下午四点,不慌不忙自驾到安庆吃晚饭,正好。车过长江时,忆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长江大桥比较稀罕,我去合肥念书,客车在安庆过轮渡,一趟轮

渡装不下许多车,等得人心烦。早晨六点的客车,过完轮渡已经中午了。然后司机开到高河停车吃午饭,仿佛固定剧目。

朋友绅士,请几名女士坐第二排正当中,这是整个剧场的C位,票价不菲:一张四人沙发,前方是茶几,上摆茶饮、点心、水果。窃想,这不是《戏台》洪大师坐的位置嘛,也算过把瘾。主持人在台下报幕,特别请观众品“毛毛马”茶。我曾去此茶产地潜山采风,好茶。助力乡村振兴,戏剧人也是用心了。《女驸马》《夫妻观灯》《打猪草》,唱的都是经典黄梅折

子戏。忽见第一排有名先生竟入戏,起身模仿台上演员身段,上台台下互动频繁,然而,老马是带着永远的遗憾安静看戏的——经联系,因大楼整修,旧报纸已卖。

天柱山,我们去过多次,散场后,与朋友作别,打道回府。上车后我才发现,开场前十分钟,老魏发来一条微信:“晚上不要走,我请老马夜宵,就在戏馆边上住,加班等你们。”老马坏笑着说:“老魏这是想安抚我受伤的,不去吃了,让他永葆愧疚!”又叹息道:“人家明天还要上班干革命,不像我退休了,可作‘游天圣’。”哼着黄梅小调,一个筋斗云,我们又回到了江南。